

烟台故事

# 孤胆英雄王郎

郑伟基

在我老家蓬莱区小门家镇,有个小山村梁家庄,村庄虽然名气不大,但提起村中的王郎,当地却无人不晓,坊间流传着许许多多他的传奇故事。

## 赤手空拳夺匣子枪

王郎原名王世松,1908年7月15日出生在徐家集镇高里芥村,从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19岁下学后先在家务农,后当过店员、教师,做过花边生意。1938年10月,经宋天文、依竹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化名王郎。

当时抗日队伍的装备非常差,王郎手中只有一杆旧土枪,他做梦都想挎上一把匣子枪。有一天,赶黄城集,王郎穿着便衣来到集上,看到一个二鬼子头目挎着匣子枪一个人在集上逛荡。他买了一瓶酒边走边喝,佯装醉汉跟随二鬼子来到鱼市。趁二鬼子蹲下挑鱼时,王郎举起酒瓶朝他头上猛地砸去。二鬼子被砸晕倒地,王郎迅速用刀子割断枪带,掏出枪朝天放了两枪。炸集了,王郎混在慌乱的人群中,怀揣夺来的匣子枪,跑出黄城集。

有了匣子枪,王郎胆子更大了。渤海军分区后勤部有个姓赵的给养员,携款投敌,在诸由观据点当上了小头目。王郎接受了伺机除掉叛徒的任务。一天,诸由观大集,他穿件破棉袄,头戴破毡帽遮着半个脸,在水果市场恰好与叛徒打个照面。他认出了叛徒,假装买水果寻找机会。这时,叛徒也靠过来,突然用手枪顶住王郎的后背,“不准动!你是不是王郎?”王郎故作害怕的样子,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说:“不,不是。”话音刚落,趁叛徒一愣神,王郎猛然转过身来,一拳打得叛徒口鼻流血,两眼冒金花,昏昏沉沉地倒退两步。王郎趁势迅速上前缴了他的枪,架着他出了集。这一下,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王郎见敌人追过来,知道叛徒已无法带走,就在山下的河滩里将其处决,随即钻进树林,安然撤离。

## 只身大闹栾家口

有一年初夏,王郎带着战士牟桂兰、邢金宝、巩学兵三人,到栾家口执行任务。天不亮从蓬莱南部的村里集出发,待走到徐家集时已过晌午。四人都饿了,便走进饭馆吃饭。刚吃了几口,十几个二鬼子赶了过来,牟桂兰冲出去接了火,被敌人击伤捉住(后在诸由观被杀)。王郎趁群众慌乱时,带着两个战士跑到饭馆后院,他让二人先后踩着自己的肩膀翻墙撤离,自己无法出去又返回饭馆。几十名群众被敌人堵住,须逐个搜身后才放行。王郎随人群拥到门口,见前面一位老乡背着一捆老菠菜,王郎顺手将匣子枪塞到老乡的菠菜捆里。老乡被搜身后放行了。敌人

搜查王郎时一无所获,也只好放行。他出门后,迅速追上背菜的老乡,趁着和他说闲话的工夫,悄悄地把匣子枪取回。

栾家口伪警察所的一名警察,经常到酒馆白吃白喝不给钱,还借酒生事,百姓恨之入骨。王郎决心除掉这个坏蛋,杀一儆百。一天,王郎化装来到酒馆,买了酒菜,坐下来自斟自饮。傍晚时,这名伪警察又来到酒馆蹭酒喝,便坐到王郎对面。王郎故作客气地邀请:“一起喝两盅?”这名伪警察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不客气地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就喝得醉醺醺的。王郎借为其倒酒的机会,举起酒瓶朝他头上狠狠砸去。那家伙挨打后拔腿就跑,晃晃悠悠刚跑到门口,王郎手起枪响,将其击毙,缴了枪后,迅速撤离。

当晚,王郎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来到警察所外面喊话:“王八羔子听着,我王郎在此,今后谁再敢胡作非为祸害老百姓,白天收拾的那个就是他的下场!”从此以后,伪警察们老实了许多。

## 智擒得口店炮楼伪军

我村西面5里路是得口店村,黄县至烟台的公路从村边通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鬼子在村北山坡上修建了大炮楼,驻扎了日本兵一个小队和大量伪军,他们经常到周围村庄抓人或抢粮食,还多次配合西面黄城集和东面大辛店的鬼子到艾山山区根据地进行扫荡。老百姓对得口店据点的鬼子恨得牙根痒痒。

有一次,王郎外出执行任务,路过西边的古磨张家村,见一老汉挑着担子送饭,前面是一桶猪肉炖粉条,后边篓子里盛着饽饽和烙瓤儿饼。王郎有点好奇,问道:“大爷,您这是给谁送这么多饭?”“给下乡的伪军。”老汉气哼哼地说。王郎一听是得口店炮楼下来的9个伪军,立即来了精神,忙对老汉说:“大爷,我是咱八路军的便衣,我帮你去送。”说着接过担子,老汉提着装碗筷的篓子在前面带路。来到村南的麦场上,只见伪军们毫无戒备,一个个懒洋洋地靠在麦秸垛旁打盹。一见饭来了都急忙爬起来抢着吃,枪扔得到处都是。

王郎见机行事,迅速掏出匣子枪,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我是王郎,不杀投降的俘虏,谁敢顽抗,子弹不饶他!”伪军一听是王郎,个个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把手举起来。王郎命令他们站成一排,把裤腰带解下来扔到远处。又让老汉回村找来些绳子,命令一个小个子伪军把两个人拴在一起,每人绑一只胳膊,另一只手提着裤子。最后,王郎把小个子兵也捆好,9个人拴成一串。将缴获的步枪枪栓卸下来捆成一捆,挂在一个俘虏的脖子上,又把没有枪栓的步

枪挂在每个人的肩上。

收拾停当后,王郎面谢送饭老汉,打发他挑着担子回家,然后,用枪押着一队俘虏返回根据地。伪军们心有不甘地望着东面不足3里的炮楼,不住地叹气。路上,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伪军说:“以前只听说你王郎的大名,今天遇到你我真是服了,一枪没放就把我们一班人给收拾了。”

## 铲除叛徒王兴一

1942年6月1日,黄县县委社会部部长王兴一,在北马一家酒店喝酒时,被敌人抓获,后叛变投敌,配合鬼子破坏我地下组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地下工作人员及群众积极分子500多人先后被捕,给党的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上级决定尽快除掉叛徒王兴一,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王郎。

组织上从安插在敌方的内线获得情报,7月30日晚上,王兴一随敌人队伍出来活动。这天太阳刚落山,王郎和身大力猛的李虎就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的胡秫地里。

敌人的队伍出现了。前面有一个班开路,中间是日本小佐三条和朝鲜翻译官,叛徒王兴一跟在身后,在后面50多米处有20名伪军断后。敌人毫无察觉,只管大摇大摆地行进。当王兴一走到埋伏地点时,王郎快速冲出胡秫地,举枪撂倒几个敌人,李虎同时上前架着王兴一拖进胡秫地。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当从惊愕中清醒时,李虎架着王兴一,在王郎的掩护下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一口气跑了2里多地,甩掉尾追的敌人,与接应的部队会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残酷的斗争形势的需要,王郎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不离枪,枪不离人,即使是睡觉,枪也放在枕头下。可是他用过的枪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准星,这并不是造枪的失误,而是他自己特意用锉刀锉掉的。这是为什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是八路军的特工人员,经常单枪闯入敌窝捉‘舌头’,或者惩处那些罪恶极坏的坏人,用枪时两人距离很近,哪里还需要瞄准呢?都是‘说时迟那时快’,冷不丁地把枪顶到敌人胸口上,在这节骨眼,一眨眼的迟钝,就会误了大事。那时我穿便衣,外罩里面腰间扎一条皮带,枪总是顶上火插在皮带上,遇事一摸肚子,枪就亮出来了。如果枪口有准星,一下子叫皮带挂住,枪拿迟了,岂不是坏了大事?”

在抗日战争中,王郎参加战斗120余次,亲手毙伤和俘虏敌人80多名,两次负伤,多次立功,被誉为胶东著名的孤胆英雄。抗战胜利后,王郎任蓬莱县公安局长。后因旧病复发,身体状况不佳,个人多次申请,经组织批准,于1949年初解甲归田,落户在梁家庄。

往事如昨

# 我的入党记忆

程绍堂

我是1974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至今已有49年党龄,虽时隔多年,但入党前后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1970年末,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翌年2月,我担任村民办教师不久,便向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自此,我开始自觉地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村里的小学是五年制,我负责三、四、五年级的教学和管理任务,我边学边干,很快胜任了工作。半年时间,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升,由原来联中区片的中下游水平跃居前茅。除了教学之外,我还以雷锋为榜样,主动承担了村里一位体弱多病的烈属大娘生活用水的任务,经常帮助孤寡老人挑水、搬运生产队分给的柴草和粮食等。由于特殊原因,我入党的事情搁浅了。

幸运的是,我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驻村公社干部的赏识和举荐。1971年底,我被调到了所在公社机关,当了一名公社交通员,成了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为了尽早实现入党夙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公社机关,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之外,公社行政秘书的工作我也几乎全部承担了,还常协助党委秘书干一些文秘活儿;机关伙房只有一位炊事员,且年过半百,我就把伙房的重体力活全包了,炊事员休班我主动承担起做饭任务;机关大院和所有会议室的卫生及管理,成了我的专利;三夏三秋,我主动要求下乡驻村支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勤奋练习写作,经常有稿件被县以上报刊、电台采用……

1973年12月23日,我与另一位同事被公社机关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了入党申请,批准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这个好消息当时没有通知我,因为中间有个小插曲,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不知何故,在我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份函调政审材料没有加盖单位党组织印章,需重新进行函调。公社机关党支部商定,待收到那份加盖党组织印章后的函调政审材料,再正式通知我。就这样,一直拖到1974年上半年,那份函调政审材料才按要求寄回。1974年7月1日这天,党支部对我的入党政审材料进行了复审,确认没有问题。

公社党委赵秘书跟我说,“小程,其实你的入党申请去年12月机关党支部党员大会就通过了,只是由于一份外调政审材料出了点情况,才没有正式通知你。现在,一切完备,我代表党支部正式通知你,并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入党时间是去年12月23日,还是今年7月1日,由你选择。”

问明原委后,我既激动又高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稍加斟酌,我决定选择党的生日这天为我的入党时间。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入党时间,完全出于对党的无比热爱,能够在党的生日这天加入党组织,既是莫大的荣耀,又是极为庆幸的。此后,我一直都为自己的入党时间是党的生日这天而自豪。

入党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绝对服从组织调动和安排,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干出点名堂不罢休。在招远市(县)委从事宣传和党务工作20余载,一直干到从招远市政协退休,所承担的工作从未落后,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先后30多次获得市级以上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其他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以及嘉奖、记功等。工作之余,我还从事创作,累计发表各类作品500多篇,50多篇作品获得地市级以上奖励,40多篇作品入编10多种文集,出版个人专著3部。

回顾我的人生之路,之所以行得正、走得直,离不开党的教诲和指引。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中国的强大,就没有老百姓今天的美好生活!